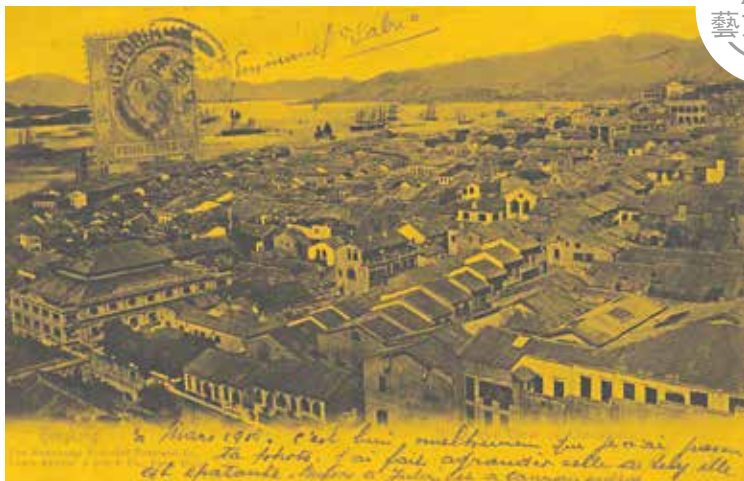


疫症， 不敢或忘



星級導賞
繆美詩

前資深新聞從業員，後轉戰傳訊企業，十年前自設公關公司。



《疫症都市》主視覺——19世紀末太平山地區風景明信片
(香港醫學博物館提供，由鄭寶鴻先生捐出)

最近在大館舉辦的「疫症都市：既遠亦近」展覽，再一次提醒了我們，疫症與香港發展軌跡、城市心理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要數大家印象最深刻的疫症，肯定是2003年爆發的沙士。沙士一疫見證了人性的光輝，也告訴我們病毒最可怕之處，不但是摧毀性命，亦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聯繫——人心惶惶，隔膜如病毒般無處不在。這次展覽從另一場影響香港深遠的疫症——19世紀的鼠疫開始說起，正正說明歷史不斷重演的悲劇性；疫症，往往比你我想像中更加接近。

1894年開始往後延續達三十年、導致超過兩萬人死亡的鼠疫，可說是改寫了香港的城市規劃和衛生發展。從光明面看，它的出現令英國政府首次正視華人社區的衛生問題，頒布建築物條例以確保居住衛生環境，防止病毒散播；又推動執行衛生法例，積極提供衛生、城市清潔和西醫治療服務。但在疫情期間英政府所推行的防疫措施，包括隔離治療、入屋搜查、洗太平地等均造成華人社群的極大猜疑。疫症於華人最草根的社區太平山街爆發，突顯了社會的族群隔離和矛盾；而華人對負責執行檢疫的洋人的不信任，令抗疫更加困難重重。展覽中甚至引述來自書本的資料，記載有人為了避免交出親人遺體，竟將屍體扮成正在打麻雀的模樣。凡此種種亦令我想起沙士期間人心浮動下相近的軌跡。

歷史總是在重複自身，或許藝術是另一個有效留住記憶、打開更多窗口的的方法。這次展覽一個特別的地方是史料與藝術創作並行。除了重新組織歷史資料外，同時亦展出中外藝術家的作品，以互動方式探索疫症的心理與情感面向。如一個裝置以一疊疊的毛巾組成，令人不自覺地拿起微濕帶清新氣味的毛巾摸摸嗅嗅，卻叫人反思氣味清新是否便代表安全潔淨？拿起毛巾的動作，是要抹走細菌，還是無意中散播細菌？

另一個一碰就叫的骷髏手裝置，更是形象化地突出了疫病可怖的一面——歷史的不幸，在於其在世界各地的無間循環。這個以疫症為主題的展覽，首站是紐約，香港之後的下一站會到德國柏林。面對無邊無界的細菌病毒，我們感激一眾抗疫英雄的貢獻之餘，又應如何避免歷史再度重演？



藝術家以圓盤（左）及毛巾（右）作題材。



現場展出名為《米氏園》的作品，以布、海棉和木為材料。



老鼠箱複製品
(圖片由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提供)



骷髏手裝置